

## 黃碧雲 不惑．無求

叫好不叫座，好似長期發生在黃碧雲身上，她的書一出，在港台兩地經常得獎，銷量卻總徘徊在二千關口，像宿命。晉身寫作行業十多年，你以為她早圓了作家夢。但夢的演繹人人不同，有人一生只出一本書，便老懷安慰，有人要賣個滿堂紅才算，早幾年的黃碧雲仍是後者，希望：「出書一賣就賣 20 萬本，然後生活無憂。」這夢，大概是白日夢才真，實在難以想像香港對文學作品渴求至此。如今，她明知無可能，也不多想了，我寫我的。年屆 43 的她，是真正步進不惑之年，不再疑惑？她相當肯定：「已經過了。」

## 從虛榮始到踏實終

黃碧雲，向來極少曝光，有同行是她的超級書迷，也頻說她與讀者距離「好遠好遠」，為甚麼？她說：「不是怕（接受訪問），而是沒有需要，我已經不想成功的問題（指銷量），為何做那麼多？曾有一段時間在想，可否搏一搏呢？」

## 率直 無慾則剛話之你

銷量倒是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她相信解釋太多未必好，反會減弱作品的力量，而訪問做得少，心理負擔又確是輕了：「世界就這樣現實，有求於人，往往產生好多令人不舒服的東西，無慾則剛，沒甚麼所求時，可以話之你啦，做甚麼也影響不到我。」

以前訪問她的文章，有記者曾吐苦水，說她是出於「交代」才受訪，被訪與到訪者情緒的都相當繃緊。但這次，她因為快上場的「讀書小劇場」向一眾記者講解，雖有點飄忽，也顯得自我，卻非繃臉。到了專訪，不特有傾有講，且率直得讓人聽得爽快。



黃碧雲相隔四年再演讀書小劇場，她說技巧是有進步的，但仍介乎懂少少與純熟之間，這階段最是困難的。



「保持距離，那種關係比較容易，走近了雙方都緊張。」



再踏舞台，黃碧雲是有意識地為了探索一種新的藝術形式，所以焦慮很大，但也感到很刺激，這是寫作沒有的感覺，因為都穩定了，但：「刺激性減低，不代表重要性減低，有些重要問題，必須用寫作回答。」



劇場，好像是把黃碧雲與讀者拉近的一

## 成功 定義改變不強求

例如：「我的作家夢，是包括一賣就是 20 萬本，然後生活無憂。在創作上沒有甚麼作家夢，因為已進行中，清楚想寫甚麼，這個不算夢。」

也曾不甘心：「為何賣來賣去都是二千？有些地方就算是比較嚴肅的文化書都可以賣很多，說穿了，是成不成功的問題，原來我的作家夢是想成功。」

這幾年，她看透了，多年的作家夢根本不可能實現：「台灣編輯跟我講，叫我真不要再想，能有固定的讀者已經很好，是不會發展得太快的。」

「他說得對，現在知道現實是這樣，成功未必好，20 萬人看我的書，我會驚。」

「我經常希望寫時多留下不定形，有空位的東西，那些真不是 mass 所要的。」

## 寫作 曾是種虛榮姿勢

「寫作曾經也是姿勢，開始時，驚死人不知道，會故意走到街外寫。」年過 30，才不刻意讓人看到，黃碧雲想起這種虛榮，也覺好笑。

虛榮其實不壞，也是達到「想要」的過程之一，問題是虛榮之外，有沒有更多：「虛榮可能是比較 harsh 的形容，但那是接受新事物其中一個狀態，是初期的，長期停留就不是太好。」

「譬如在文化上，亞洲好多窮國，像中國，當經濟站穩後，對某些如歌劇，看得很高……又或者從歐洲回來的，一定喝紅酒，不會飲啤酒的，都是生活上的姿勢。」

## 姿勢 擺多了人就誠實

說得近些，以她早幾年到西班牙學 Flamenco 為例，啪啪聲，感覺很威。當然，舞蹈本身已由不同的姿勢配合而形成，但對初跳舞的人來說，

個機會。



是次演出融合了崑曲，Flamenco 和芭蕾舞。



讀書小劇場有唱、有演及跳舞，黃碧雲為了崑曲及 Flamenco 部分，曾經走了去學習。

也像某些初學喝紅酒的人一樣，帶有虛榮：「表演是一個姿勢，以前是討厭的，我不是做表演的人，卻『整里整路』去做，意思是要求自己做的事，高過能力所及，我形容為姿勢，也是虛榮。」

目前是，姿勢擺得多了，對自己也誠實了：「那種想法仍然有，但現在想到，表演形式是以姿勢作為藝術，學習如何把握……，最終是希望超越姿勢。」「但話說回頭，做一個漂亮姿勢也需要好多工夫。」願意花工夫來寫，來跳得漂亮，怎會是獨有虛榮？能控制自如，到時自然用不刻意強調。

## 瓶口階段作表演

黃碧雲這次亮相，帶來最新小說《沉默。暗啞。微小。》之餘，還有其讀書小劇場又演又舞又唱的演出。

早在四年前，黃碧雲其實已上過舞台，帶在西班牙學回來的 Flamenco，上演《媚行者》的讀書小劇場，只是今次目的不同：「上次是出於本能去做，今次是想嘗試第二個藝術形式，與當初寫作一樣，不知做不做到。」

## 台上不是作家是表演者

相對來說，這次的焦慮不少：「要用好長時間去摸索才有信心，是開始了少少，又不是不懂，介乎完全掌握之間的階段，是最困難的。」「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跟技巧搏鬥，要到了純熟時，才可奢求表現感情的較高層次，但技巧磨練，又是必經的階段，正如我早年每日都寫得很多一樣。」

敢說，來看讀書小劇場的，99%都是黃碧雲的書迷，即是說，個個都是衝她作家之名而來，但作家偏偏要給他們其他，壓力可以想像：「通常是做一件事好，做第二樣就不好，驚，但不是十分驚，我上台不當自己是寫小說的人，是表演者。」她希望大家不要被她的作者形象「騷擾」。

## 黃碧雲小傳

黃碧雲的身分很多，中大新聞傳播系畢業後，當過記者、編劇，議員助理，開過精品服飾店。近期的，則數到作家、律師等行業。非正式的「職業」，還有妻子角色。

## 甚麼是精采？

試得那麼雜，那麼多，生活應相當精采、豐富才對，但黃碧雲才不這樣想：「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，好奇心不代表是精采。」「不是晚晚蒲吧就對人有理解……所以想生命有價值，不應被這些表面現象迷惑。」「現在我的理解比較intellectual，能夠處理、解答到，無論對我個人抑或同道人都是重要的問題，我覺得便是精采，是我追求的。」

但精采與否，都是組成現在的一部分，拿幾個她當得較長時間的來說說吧：

## 作家

曾獲兩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及一屆散文獎，及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秀獎的黃碧雲，著有小說《其後》、《溫柔與暴烈》、《七種靜默》、《烈女圖》、《媚行者》、《無愛紀》、《血卡門》、《十二女色》（選集），散文則有《我們如此很好》、《後殖民誌》。

## 記者

雖然跑了十多年新聞，但黃碧雲說已沒有甚麼特別感覺，記憶也不多了。奇怪的是，她離職已有十年，還經常發同一個夢：就是被追問有沒有「古仔」。「死啦，又沒有古仔了，我覺得好驚，我已離開十年，仍經常發這夢，可想壓力多大，好慘。」

## 律師

她說太近，都是近兩年的事，所以看得不清。但這段時間是重要的，能在前線想清楚，人權或

人權法律的制度問題在那裏。而且能幫到人，那是工作價值的所在。

## 妻子

結婚數年的黃碧雲，不想用丈夫、妻子來形容雙方的關係，那會產生角色的問題，她愛用 **partnership** 這個字。但這「角色」如何，她不想多說：「關係永遠在發展當中，且很近不知怎答。何況牽涉另一 **party**，不適宜向第三者講，我不認為那是尊重他人的行為。」

但她還是補充了些：「那內容，不是別人所想的，但我不適宜解答那內容是甚麼。」

### 「沉默。暗啞。」

日期：6月17日至20日

時間：8:00pm

地點：牛池灣文娛中心

票價：\$120

查詢：2268 7323

## 演出前講座

日期：6月5日

時間：3:00pm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2號會議室

留座查詢：2268 7323

撰文：Suti

攝影：曾衛惠（部分）

